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返乡革命取成效

□彭伟

1927年5月,何昆秘密返回了家乡永兴县牛头下村。一路上,他反复阅读了那册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,受益良多。

时隔数年未曾回家,父母都已年迈。何先梓是半头白发,母亲的背,有些弯了。幸运的是,坪石的生意,何昆的长兄平日里管理得井井有条。何先梓可以在老家颐养天年。儿子入党为革命,却苦了曹已花。

何昆进村时,大门居然半掩着,何昆不禁有些纳闷,走进院子,发现厨房里正散出一阵香喷喷的味道。当天是5月6日,恰逢农历四月初六立夏。曹已花正在烹饪着农家美食,庆祝节日。她忽然见到一位高大英俊的汉子——何昆矗立在面前,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迎上去,紧紧抱着何昆,用手敲着他的背,激动地说:“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“咚”的一身,何昆手一松,行李箱坠向地上,两手搂着妻子:“回来了。这回是大难不死啊,回来要住一阵子,好好陪陪你,还有爸妈。”

曹已花准备继续问“大难不死”是何意?但是灶膛里的火焰烧得正旺,便话题一转:“我正在烧菜呢,今天立夏。公公婆婆又去祠堂了,你去叫他们回来吧?”何昆这才想起门是半开着,只是不知何故,妻子刚刚说到祠堂时,两颊绯红,天上晚霞似的,有些醉人,又有些害羞,好像还有些心思。

何昆去了祠堂,看见母亲站在大门外侧,便问:“父亲在里面吧?”母亲说道:“在里面烧香拜祖宗呢,求你早日回来,可以和已花生个胖娃,为何家添丁啊。”

正说着,何先梓正抬腿,迈过高高的台阶,见到儿子在眼前,笑呵呵地说:“祖宗显灵啊。我盼星星盼月亮,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当初喜欢叫你何昆,就是因为‘昆’就是多,希望家里人多,才能兴旺。你应该有个娃了,平日里我也和已花说过,但又不便多说,一则她是媳妇,不是儿子;二则毕竟是你长期不在家啊……”听到这儿,何昆算是明白了,为啥妻子脸红了。他只是笑着听着,走上前,一手扶一个,携着父母踱步向家中走去。

曹已花忙得格外起劲,很快在院中的桌上,摆放好烧鸡公、唆螺蛳、马田豆腐几道家乡土菜。何昆长年在外,吃起家乡菜来,大快朵颐,直到何先梓说起族人被地主欺压的事,何昆才摆下筷子,洗耳恭听。

“儿啊,你不知道啊。那刘处如今已是横行乡里的大地主了。”何先梓伤心地说道:“我们何家不少族人,都是他家的佃农,每年收成都不够还债啊。”

“族人们,没有法子对付他吗?”

“他和团防局那个杨局长,狼狈为奸,鱼肉乡人。那个姓杨的会些武功,年轻力壮正当时啊。我现在年纪也大了,力不从心了……”

“父亲莫急,给我些时间,我有法子……”

深夜,曹已花上了床,依偎在何昆的怀里,深情地问起“大难不死”的事。何昆和她叙述了“四一二”事变的经过。只是对付刘处,妻子有些心有余悸,便玩笑似的说道:“你说有法子,对付刘处他们,不是吹牛的吧?”

“已花,好歹我从小学过武,如今又从黄埔军校毕业了,手里还有一册革命‘宝书’,对付几个地主,真是小菜一碟。”何昆睁大眼睛,望着妻子说道。

已花仰了仰头,问道:“什么书?”何昆便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的读后感,告诉了妻子。

第二天,何昆便去族人家中,搞串联,拉家常。当年那批跟着他在竹林的小伙伴们,都已长大成人,很快加入了何昆新组织的牛头下村农民协会。两三个星期过后,加入农民协会的人员越来越多,已有三三百号人。何昆挑出100人,成立了梭镖大队。一个个队员,手持梭镖,威风凛凛,再也不担心被刘处他们欺负了。

何昆觉得时机已经成熟,准备对付地主了。刘处闻讯,正在家中拍桌子,发大火,破口大骂:“何昆,你小时欺负我,现在还要欺负我,大家走着瞧!”

“老爷,外面有人送来一幅画作给你。”管家递上一张纸。刘处展开一看,更是火上浇油,那是何昆及会员们画的:孙悟空一棒打向牛魔王,牛魔王招架不住,下跪求饶;随后一众人杀死牛魔王,喝着鲜美的牛肉汤。画上还有一段文字:做人要“细水长‘刘’”,温驯善良为好,莫做“刘魔王”。落款为“牛头下村农民协会”。刘处心中不服气地嘀咕着:你个穷小子,老子要钱有钱,要人有人,看你拿什么和我斗……

过了几日,有几个族人,向何昆诉苦,刘处真心黑,又在涨租了。何昆立即部署。子夜时分,数百名农运分子,举起火把,围着刘府,大喊:“杀了牛魔王,吃肉又喝汤”“打倒地主阶级,推翻封建主义”。喊声如潮涌,一浪高过一浪。刘处从床上惊起,赶紧让守卫守住大门,自己坐在客厅,耷拉着肥头,紧绷着大脸,手捧个水杯,没有喝水,只是不停把水杯转来转去。“呯”的一声,他将何昆放的爆竹声听成了枪声,加上周围热火朝天的呼喊声,刘处早已是火圈中的蚂蚁,都要等死了。两三个小时过后,何昆将队伍撤走了,给他留一条悔改的后路。

翌日,刘处向杨局长求救。杨局长是个老江湖,已经耳闻昨晚的事件,心中害怕,便打发他早日回去,随后就到。可是等到晚上,风都没吹过一阵来,哪里还有杨局长的救兵。经此一“闹”,刘处不敢和农民协会作对了。

组织上注意到何昆在农民运动中取得不俗的成绩,便派人通知他前往石硖地区,继续从事农运工作。

精短小说



阳澄湖夕照 郭霞

亦师亦友高广丰

□王其康

我是在2009年夏天筹备“纪念王宾逝世一百周年暨张謇与王宾研讨会”上认识高广丰老师的。那时他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不久,于2008年就加入了海门市张謇研究会,并参与了筹备第五届张謇国际研讨会。之后担任了研究会副秘书长、副会长兼秘书长、会长,创办海门市历史学会并任首任会长。在高老师专职张謇研究工作过程中,“纪念王宾逝世一百周年暨张謇与王宾研讨会”是他的第二项“课题”,我也因此与他从相识到相知,对他的人品、学问有了深入的了解,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与高老师的相识相知,不仅是局限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,还包括了他一以贯之严谨的工作作风,统筹兼顾的大局观,更有其表现在治学认真,一丝不苟;勤奋好学,精通业务上。

在张謇的研究几十年中,涉及面甚广,可惜对他考中状元的前后九年,他与其父母王宾的研究几乎是空白。我研究先祖王宾之初,由于史料匮乏,加之个人不谙史学专业知识,仅凭敦亲睦族的感情编撰了《家谱》,尔后才率先在“张謇与王宾”研讨会上,大胆地探讨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关联,发表了《浅释(张謇日记)有关王宾(雁臣)之交往》的论文。此论文引起高老师关注,并撰写了《王宾略论》。这篇论文引经据典,我也不知通读了几遍,每次读来,总有新的启迪,并反复探讨,进而拉近了我和高老师的感情。

高老师在《王宾略论》中提到,对我编的家谱中有“四个值得探讨的问题”,包括何时受知于刘坤一;关于“上海水利厅同知”;关于王宾任袁世凯老师;关于《海门县志》中1889年张謇邀请王宾至海门提倡种桑。随着时间推移,我不断找到新的史料,对他提出这四个问题,也较之前有了更新的认识,我与他开展了多次与时俱进的切磋与探讨,达成了许多共识。

与高老师的交往中,我们常常是以一件事、一句话为由头,尔后越说越多,有时我们也有争论,但彼此总是尊重对方。他研究张謇为主,我注重的是王宾家族,互相有交叉又有互补,也正因如此,我们之间的友谊才有更多的交流空间。

他不仅与我常交流,在与我表弟王文琪,因编撰《海门寄忆》一书认识后,他们也多有交往。2010年10月29日,表弟发现我伯父王友乾收藏的《岱源诗稿叙》中有张謇所作序言,敏感感到这可能是未被发现的张謇佚文,旋即发送给高老师。高老师获悉信息后大喜过望,嘱表弟拍成照片,立此存照,嗣后编入《张謇全集》新增内容。由高老师所主编的《十年踪迹十年心——张謇研究会十年纪念文集》特意记载此佚文的由来。

陈岱源是安徽定源人,生于何年不

详,而高祖王宾于叙中说其“光绪壬寅”(1902)时“卒十年矣”,推算为1892年(此时王宾尚于上海为官)。高祖1902年为其编辑一本《岱源诗稿》,并亲作叙。高祖在叙中回忆道:与陈岱源同籍皖北,他出身名望,少负俊才,然而“屡荐未获第一”,“少经丧乱,奋身戎行,横刀跃马,勉入仕途,到吴中”当上了知府。陈岱源一生酷赋词作诗,在上海往来是亲,遂成骨肉之交,陈岱源曾表达,至死都希望与高祖“诀别”,可见两人交情深厚。高祖赞陈岱源是“胸怀磊落”之人,赞其诗词“不屑格律派别,性真所寄,时流露于行间而不自觉”。此诗稿由高祖次子王潜刚,呈交到老师张謇手中,期盼助力付梓。张謇阅后,被陈岱源的为人与才能,高祖的念故人之情,以及学生王潜刚的孝心所打动,欣然为该诗稿也题了叙,“是则恻惻予怀,不更深于王生,故旧之感也哉”,并“署端”,安排于光绪甲辰十月(1904)由“通州翰墨林书局代印”。

2011年初,高老师托表弟在上海图书馆家谱收藏部查阅“海门高氏家谱”,表弟予以了尽力帮助。同年4月19日,高老师偕研究会同仁徐晋庭先生去张之洞家乡——河北省南皮县,参加张之洞墓园落成仪式暨张之洞学术研讨会,途经上海,当天下午表弟与高老师在沪蓬莱公园茶室畅叙,晚在顺风饭店设宴招待高、徐两位。2017年,我们几位表兄弟,为纪念伯父王友乾百年诞辰,重印了他的重要著作《大儒曾国藩》,也得到了高老师的指导及赞誉。

高老师在研究张謇的同时,十分关注有关高祖王宾的讯息,并注意不断收集,提供给我。2018年10月2日给我发来五份资料。隔了11天,10月13日又发给我一篇长文,鼓励我深入研究王宾。高老师的眼光深远,他认为王宾与陈岱源及安徽桐城人姚永概的交往,还很有必要探究,我将会锲而不舍,继续前行。高老师与我及表弟,属于那种由陌生而熟悉,由熟悉而渐为无所不谈的知己,谊同“今日乐相见,别后莫相忘”的亦师亦友关系。2013年后,我较长时间居住海外照顾儿孙,与高老师见面交流有所减少。但偶尔互通信时,他说起话来仍是“滔滔不绝”,常叮嘱我在国外要“保重身体”,可谁知道他自己却不“保重身体”呢?

2019年春节正月初一,按惯例我向高老师电话拜年,并禀报了在十年研究王宾家族中,从各方面又获较多新资料,计划将研究成果编写成《史话》一书,对过往的错误进行校正,他赞叹不已,盼我能认真潜心写作,早日出版。我关心地问起他的近况:“您近来好吗?”不料他毫不忌讳地说:“我不好。”我惊讶万分,哪有人正月初一说自己不好的?除非是真

的不好,而且一定是很不好,内心有不祥预感,才会如此说的。他说:“你是医生,所以我就直言了,并且请你帮我做个判断。”接着他说了很详细。

他是2016年身体被查出骨髓瘤的,这是恶性肿瘤,且无法手术,只能作保守治疗,血色素下降严重时就输血。目前他腰部很疼,被迫在床上看书写作。我听到不幸消息后心如刀割,难以置信,大脑一片空白。那个大年初一,在我漫长人生中是唯一的一次,在压抑着极度悲催心情中度过的。与高老师通了七十几分钟电话,他说了很多,直到他说“累了,下次再说吧”,我才放下手机。以我对高老师的了解,他不是这样话多的人,他的内心长久是内敛闭合的,能敞开心扉与我畅谈,既是将我当成“自家人”,更是希望我能对他日后的治疗有所帮助。

在那以后,我常主动与他电话交谈,内容涉及很多方面,主要是他的身体有何不适?或有什么治疗中困惑?我约他几次,想去海门与他面聊,觉得他常“出尔反尔”。答应好的日子,常被他忽然来电“爽约”。还有一次,我约好表弟王文琪一道去海门看他,他说等他从苏州看了医生后再说,事后又遭婉拒。3月中旬的一天,他来电话,说已物色好接班人,正在筹备交接换届。我为他高兴,也为他担心。因为他说,为了赶换届太累了,血色素仅4.8克,马上要去输血。我是医生,知道4.8克意味着什么,这几乎是人的极限。

高老师自感时日不多了,是用生命在与时间在赛跑。5月18日,海门张謇研究会换届,输了血以后的高老师,撑着虚弱的身体向会议作了工作报告,听者为高老师以事业为重的精神所感动,饱含热泪听完报告,报以热烈掌声,全体起立,向这位执着研究张謇的师者、学者、忍者、病者致敬。第二天,我在朋友圈发布了此事,众多亲友为高老师点赞、祈福,寄望他能战胜病痛。

2019年5月换届后,他又投入了很大精力写个人自传。他说:“自传必须是真实的,也许不能出版,那就留给女儿做个纪念。”他的病情不容许他久坐,有时就半卧在床上写,7月下旬他告诉我,已经写完了20万字自传,这下可以彻底休息了。果然,8月14日他在微信中向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们发了最后一段信息:“亲们,请容许我闭关养病,恕我一概不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。”这也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。

他太累了,独自将病躯裹得严严实实,不让我们看见他,这是保持作为学者、教师、朋友的一份尊严,将他最健康美好的形象,永远存于我们心中。2019年9月2日高老师驾鹤西去,我赴海门献上了花圈,挽联上留下的是“王宾后裔敬挽”。

与高老师交往十多年中,诸多的人与事,反复深藏在流年里。或许,太多的无人知晓,在剪不断的岁月里,藏下了太多的我与高老师亦师亦友的故事,难以忘怀。

玉兰一瓣